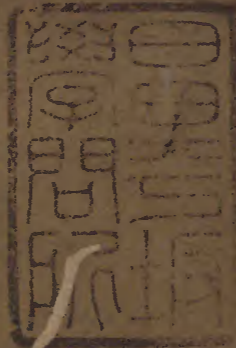


漢書

付六十九



漢書門			
五〇一六	二	二	二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五〇一六	漢書
二九	冊數
二	架
四	號

三史廿六号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16
冊數	32 ( 22 )
函號	279 52



漢書列傳卷六十九

王莽傳上

漢書文庫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

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語在

元后傳師古曰外戚傳言十侯此云九者以鳳本嗣禁為侯唯莽父曼蚤死不

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師古曰乘因也因貴盛之

時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

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

及寡嫂養孤兒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

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

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

也繼統

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

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

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

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閔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

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

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

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

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

卿大夫甚眾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

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慙

激急動也

慙愧也慙音女六反

莽兄永為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

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

振整也

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

下竟同學

竟周備也

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於莽子

宇莽使同日納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

某痛當飲某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

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

師古曰謂朱博

莽聞

此兒種宜子

師古曰此兒謂所買婢也

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

言詭行如

又曰巧使竟能如此

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

九卿先進在莽右。師古曰名位居其右右前也。莽陰求其罪過因

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語在長

傳根。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

和元年也年。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

政。師古曰鳳商音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諸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

已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士愈

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

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七

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遣尚書

令詔莽曰先帝委政於君而棄羣臣朕得奉宗廟誠

嘉與君同心合意今君移病求退。師古曰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

也。居以著朕之不能奉順先帝之意朕甚悲傷焉已詔

尚書待君奏事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

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

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視事時哀

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疾董宏上書言

葬埋曰陰  
求長罪其  
陰婚持正  
如此以退  
為進其巧  
婦又如此

漢書列傳卷之九

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

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為

傅太后張帳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內者令

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

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師古曰會謂至置酒所也莽復

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

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黃門蘇林曰使

黃門在其家中為使令十日一賜餐下詔曰新都侯莽憂勞國

家執義堅固朕庶幾與為治太皇太后詔莽就第

甚閔焉其以黃郵聚戶三百五十益封莽位特進於

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師古曰見天子之禮也車駕乘綠車

從師古曰綠車皇孫之車天子出行令莽乘之以從所以寵也後二歲傅太后丁

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

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

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太皇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

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師古曰獲者莽子之名也莽切責獲

令自殺在國三歲一本無民字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師古曰言

其合管朝政不當就國也元壽元年日食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

其坤曰誰托持正其籙緒朝廷又如此

其坤曰又能折節奉字如此又曰海內諸生歸心矣

深訟莽功德上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

貴重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師古曰姓孔名休宛縣人休謁

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

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

因曰誠見君面有癩癩瘡痕也痕音下思反美玉可以滅癩欲

獻其瑒耳即解其瑒服虔曰瑒音衛劍鼻也師言其所有價直也音篆休復

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師占曰賈讀曰價遂椎碎之

追反椎音直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

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傳太子

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

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

期門兵皆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

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

者大司徒孔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

軍公孫祿互相舉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安

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太后所信愛也莽白

以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

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白趙氏

漢書曰

孔休可謂

元於家人

一所未見

三不以此

九深節之

也

漢書曰

莽如此

又曰詠

賢更能持

正而攪

如此

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

皆令自殺語在外戚傳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

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

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

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師古曰傅蓋而引致之令人罪為請奏令邯

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

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

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

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

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

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師古曰妄而誤朝之說惑於廷也

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

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

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

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師古

勉力日力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

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安猶徐也太后不得已遣

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

唐順之曰自古權臣

陽慕譽望之士而陰

并不為黨比者大較

也

立

長

等

神曰追

太后又

如此

發雅隆曰此數人者皆莽所謂

開國元勳

故先叙於此為下文

漢本云

王維桓曰

蒸色厲言方一段道

破莽心事

是細領語

好自古

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

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

于荼荼或作蔡字音扶云反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

於莽莽色厲而言方師古曰外示凜厲之色而假為方正之言欲有所為

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

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始風益州令

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

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

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二千

四輔之政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

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戶以舜為太保左將

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

共養以安宗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封豐為廣陽侯食邑五

千戶以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

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為

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師古曰承音蒸四人既受賞莽尚

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

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



新都侯莽三世為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  
 為忠臣宗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  
 其以召陵新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  
 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  
 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  
 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策曰  
 漢危無嗣而公定之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  
 羣僚眾位而公宰之功德茂著宗廟以安蓋白雉之  
 瑞周成象焉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象故賜嘉號曰安

漢書列傳  
師古曰言莽致白雉之象  
 致太平 毋違朕意莽受大

傳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

然後加賞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

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師古曰奉所食

府吏負也倍故數多於故之奉也舍人私

各一倍也奉音扶用反 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

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

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

後及諸在位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

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說眾庶

次曰諸  
 王及累  
 朝功臣之  
 心

夢雅隆曰  
又欲專斷  
可是細此  
下是專斷  
事

夢雅隆曰  
又欲專斷  
可是細此  
下是專斷  
事  
夢雅隆曰  
又欲專斷  
可是細此  
下是專斷  
事  
夢雅隆曰  
又欲專斷  
可是細此  
下是專斷  
事

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按功

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楮異等吏率多不稱

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

曰皇帝幼年朕且統政比加元服師古曰比至平帝加元服以來太后

且統政也今眾事煩碎朕春秋高精氣不堪殆非所以安

躬體而育養皇帝者也故選忠賢並四輔羣下勸職

永以康寧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

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

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

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

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

主伴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一本親作新無前字白言親承前孝哀丁傳

奢侈之後百姓未瞻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

以視天下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

三十頃付太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

帥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

以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

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

漢書卷之九

芝生莫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

願願陛下愛精休神淵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

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莽

又令太后下詔曰蓋聞母后之義思不出乎門閭

音域國不蒙依皇帝年在襁褓未任親政戰戰兢兢

懼於宗廟之不安國家之大綱微朕孰當統之是以

孔子見南子周公居攝蓋權時也

靈公以治通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之以

儉矯枉者過其正而厭不身帥將謂天下何夙夜夢

想五穀豐熟百姓家給比皇帝加元服委政而授焉

今誠未皇于輕靡而備味

也庶幾與百僚有成其

勛之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

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公勤於職以

時食肉愛身為國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

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

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

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

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

東增曰又  
激外夷以  
為虛聲



配享之卦于音于放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音于放反終

上言師古曰王子侯表清河綱王子豹始封新都侯傳爵至曾孫終王莽篡位賜姓王即謂此也終

冬音徒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褻紀子稱侯師古曰解

澤侯表也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

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終言應

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百

里莽謝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眾議益

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

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供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

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

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所以其三千

三百萬予十一騰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

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

千萬分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

孫竦相善竦者博通士為崇草奏稱莽功德師古曰

立其草謂制崇奏之曰竊見安漢公自初束修師古曰束修

值世俗隆奢麗之時蒙兩宮厚骨肉之寵師古曰

帝及太兩宮成被諸父赫赫之光被音反財饒執足亡所悟

意師古曰悟逆也無人能逆其意也悟音五故反然而折節行仁克心履禮

拂世矯俗確然特立拂違也矯正也惡衣惡食陋車駑馬妃

匹無二閨門之內孝友之德衆莫不聞清靜樂道溫

良下士惠于故舊篤于師友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公之謂矣及為侍中故定陵侯淳于長有大

逆罪公不敢私建白誅討師古曰首白其事也周公誅管蔡季

子鳩叔牙公之謂矣是以孝成皇帝命公大司馬委

以國統孝哀卽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

晉灼曰欲令丁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

不宜在乘輿幄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

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大雅蒸民之詩美仲山甫之德茹食也強圉強梁

也圍杆公之謂矣深執謙退推誠讓位定陶太后欲立

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

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

篡號詭違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

去就國應劭曰胥原子胥屈原也師古曰遠去朝廷而就其侯國朝政崩壞綱紀

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弛解也音式爾反隧音直類反詩云人之

云亡邦國殄頫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殄盡也頫病也言為政不善賢人奔亡矣天下

邦國盡困病也賴公之謂矣當此之時宮亡儲主董

賢據重加以傅氏有女之援師古曰謂哀帝傅皇后皆自知得

罪天下結讐中山張晏曰傅太后讚中山則必同憂馮太后陷以祝詛之罪

斷金相翼師古曰引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翼助也藉假遺詔頻用賞

誅先除所憚急引所附遂誣往寃更徵遠屬事執張

見其不難矣師古曰言哀帝既崩丁傅董賢欲稱遺詔樹立黨親共立幼主以據國權也遠

屬國之宗室疎遠者也賴公立入即時退賢及其黨親當此之

時公運獨見之明奮亡前之威師古曰無前謂無有敢當之者肝衡

厲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肝衡舉眉揚目也肝衡許于反乘其未堅

及持刺師古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持刺謂持兵刃以刺雖有樗里不及回

知師古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為秦相時人號曰智囊雖有鬼谷不及造

次師古曰鬼谷先生蘇秦之師善談說是故董賢喪其竟竟遂自絞殺

人不還踵日不移晷師古曰還讀曰旋晷景也言其速疾霍然四除更

為寧朝非陛下莫引立公非公莫克此禍詩云惟師

尚父時惟鷹揚亮彼武王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師尚父太公也亮助也言

太公武毅若鷹之飛揚佐助武王以克殷也孔子曰敏則有功公之謂矣

於是公乃白內故泗水相豐彘令邯師古曰甄豐甄邯也彘讀曰邯

莫書刊傳

百六又  
領其任賢

與大司徒光車騎將軍舜建定社稷奉節東迎皆以

功德受封益士為國名臣書曰知人則哲師古曰虞書咎繇謨

之辭也公之謂也公卿咸歎公德同盛公勲皆以周

公為比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傳曰申

包胥不受存楚之報晏平仲不受輔齊之封師古曰

楚大夫也吳師入郢楚昭王出奔包胥如秦乞師秦

出師以救楚昭王反國欲賞包胥辭曰吾為君也非

為身也遂不受晏嬰以道佐齊孔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公之謂也將為皇帝定立妃后有司上名

公女為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之親

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於為身皇后之尊侔於天子

當時之會千載希有然而公惟國家之統揖大福之

恩師古曰揖謂讓而不當也事事謙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

不嗣書曰虞書舜典之辭言舜自讓德薄不足以繼帝堯之事也公之謂矣自公

受策以至于今蠢蠢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

下國後儉隆約以矯世俗後退也矯正也後音千旬反割財損家

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

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

恭人如集于木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溫溫柔貌也如集于木恐墮墜也孔子曰

又曰七又  
頌其讓封

又曰八又  
頌其讓節

又曰九又  
頌其節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公之謂矣克身自約糴食逮給

師古曰糴得粗物物印市日闕亡儲師古曰物物印

及僅足而已須皆買之於市不自營作而不奪工商利也闕盡也

日闕言當日即盡不蓄積也印音牛向反闕音空穴

反又上書歸孝哀皇帝所益封邑人金錢獻田殫盡

舊業為眾倡始於是小大鄉和承風從化外則王公

列侯內則帷幄侍御翕然同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

或獻田畝以振貧窮收贍不足者昔令尹子文朝不

及夕魯公儀子不如園葵

張晏曰令尹子文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仕而進

祿朝不及夕也師古曰子文楚令尹闕穀於克也儀子魯國相公儀休也拔其園葵不食之

亦曰茹音公之謂矣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師古曰白

人諸反以白茅覆屋者也

婁省朝政綜管眾治親見牧守以下考述

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易曰終日

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比三世為三公再奉送大

行秉冢宰職填安國家四海輻湊靡不得所書曰納

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公之謂矣此皆上世之所鮮

禹稷之所難而公包其終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

以三年之間化行如神嘉瑞疊累豈非陛下知人之

效得賢之致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

必曰十又  
出其贍國  
之

又曰十一  
又謂其各  
賢士

又曰十二  
又謂其為  
厚祐

涉連分十  
二段每段  
結於亦此  
辨此體也

矣是以伯禹錫玄圭周公受郊祀

師古曰尚書禹貢云禹錫玄圭告厥

成功言賞治水功成也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幼弱周

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七年乃致政於成王成王

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

里革車十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是以

魯君孟春乘大路旅十有二旒日月之蓋以達天之

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師古曰言天降賢材以助王者

使不敢擅天之功也

王者當申達其用而不敢自專

揆公德行為天下紀觀公功勲為萬世基基成而賞

不配紀立而褒不副誠非所以厚國家順天心也高

皇帝褒賞元功相國蕭何邑戶既倍又蒙殊禮奏事

不名入殿不趨封其親屬十有餘人樂善無厭班賞

亡遺

與

苟有一策即必爵之是故公係成位在充

郎選繇旄頭壹明樊噲封二千戶

晉灼曰楚漢樊噲

噲反旄頭公孫戎明之卒不反封戎二千戶繇讀與由同

孝文皇帝褒賞繇侯益

封萬戶賜黃金五千斤孝武皇帝卹錄軍功裂三萬

戶以封衛青青子三人或在襁褓皆為通侯孝宣皇

帝顯著霍光增戶命疇封者三人延及兄孫夫絳侯

即因漢藩之固杖朱虛之鯁依諸將之遞據相扶之

執其事雖醜要不能遂

師古曰遞繞也謂相圍繞也言絳侯之時漢家外有藩屏

盤石之固內有朱虛骨鯁之強諸將同心圍繞扶翼呂氏之黨雖欲作亂心懷醜惡事必不成言勃之功

不足多也霍光即席常在之重乘大勝之威未嘗遭

時不行陷假離朝服虔曰言光未嘗陷假不遇而離去朝也莽嘗退就國是陷假也師

古曰假升也陷假者被朝之執事亡非同類割斷歷

久統政曠世雖曰有功所因亦易然猶有計策不審

過徵之累師古曰光誤徵昌邑王不得其人也及至青戎標末之功服虔

曰標謂衛青公孫一言之勞然猶皆蒙丘山之賞課

功絳霍造之與因也比於青戎地之與天也而公又

有宰治之効乃當上與伯禹周公等盛齊隆兼其褒

賞豈特與若云者同日而論哉師古曰若云謂若向者所云絳霍青戎也

然曾不得蒙青等之厚臣誠惑之臣聞功亡原者賞

不限德亡首者褒不檢師古曰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也無首謂無出其上也

也檢局是故成王之於周公也度百里之限師古曰度亦踰越也

越九錫之檢開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師古曰商奄二國名

賜以附庸殷民六族師古曰謂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也大路

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之璜師古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半壁曰

璜日甫讀祝宗卜史師古曰太祝太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師古曰既

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一曰典策春秋之制也官司彝器師古曰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之器

也一曰彝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白牡之牲師古曰明

也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

齊應亭曰  
此謂人雜  
謂之類類  
謂與告請  
謂之類類  
謂與告請  
謂之類類  
謂與告請

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師古曰郊即祀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上帝于郊也望

謂望山川而祭之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師古曰魯頌闕宮之

元子俾侯于魯謂命周公詩曰王曰叔父建爾

以封伯禽而為魯公也師古曰子父俱延拜而受之師古曰

周公拜前師古曰周公六可謂不檢亡原者矣非特止此六子皆封

魯公拜後詩曰亡言不讐亡德不報師古曰大

也讐用也有善言則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服虔曰

如其德不如報當如之不如非報也報賞當

德者非報也近觀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

番君得王長沙下詔稱忠定著於令師古曰謂吳芮

也解在芮傳番

音浦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

河反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春秋晉悼公用魏絳

讓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不可廢

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與其

臣竭忠以辭功君知臣以遂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

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褒賞遂聽公之固辭不顧春

秋之明義則民臣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

臣愚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師古曰建立公子令

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

羣下較然輸忠黎庶昭然感德臣誠輸忠民誠感德

愛禮隆曰  
唯陛下

設總收一  
篇之意而

結言之漢

文往往如

此

又曰此篇

關合抑揚

種種有法

小漢文章

若可與

六新

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深惟祖宗之重敬畏上天之

戒儀形虞周之盛救盡伯禽之賜無遶周公之報備

也師古曰祖始也令天法有設後世有祖以此為法之始天下幸甚

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欲

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

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太宗為成帝後宜

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於是遣甄豐奉璽

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

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子宇非莽親

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

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語在衛后傳莽不聽宇與師吳

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

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於衛氏宇

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

藥死宇妻焉懷子師古曰繫獄須產子已殺之須待

莽奏言宇為呂寬等所誣流言惑眾與管蔡同罪本與上有惡字

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夫唐堯有丹

朱周文王有管蔡此皆上聖亡奈下愚子何以其性

不可移也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昔周公誅四國之後

大化乃成至于刑錯

師古曰四國謂三監及淮夷耳

公其專意翼國

期於致平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郡

國豪桀素非議已者內及敬武公主

師古曰元帝女弟也梁王

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迫守皆自殺死者以百

數海內震焉大司馬護軍裒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

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傾私惟宇遭

辜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

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

簿比孝經

師古曰著官簿言用之得選舉也

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

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

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天下

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後能

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殷之伊尹周之

周公是也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

周公為太宰周公亨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

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  
 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  
 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  
 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  
 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韞師古曰韞  
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加后  
 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  
 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莽稽首  
 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毋號還安臨印韞及號位戶

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也直當

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  
 毋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賦事邪  
抵古視字將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  
 印韞策號通天其義昭昭黃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  
 尤多召讀曰邵皆止於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  
 治平之化當以時成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  
 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顯君戶止身不傳褒賞新都  
 兩國合三千戶甚少矣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

上之義

信讀曰申

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

入眠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可莽乃起眠事

上書言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

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為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

年正月丙辰拜為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

四月甲子復拜為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為新

都侯號為安漢公官為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

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

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

如淳曰前時饒省官職今豐宜復之

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

師古曰宰治也治眾事者謂大臣也

為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為職而無印信名實不

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

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莽上

太傅與大司馬之印太后詔曰可鞅如相國

師古曰鞅亦謂

也朕親臨授焉莽乃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

樂長御奉共養者

師古曰太后之長御也共音居用反

太保舜奏言天

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士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

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作而退雖文

漢書列傳  
卷之六  
三



王郤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

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黃門期門

羽林師古曰自此以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

師古曰相宰衡掾史秩六百石三公稱敢言之是歲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

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貢經各五人徵天下通

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

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摛

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通知其意者皆詣

異坤曰

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

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周公奉繼

體之嗣據上公之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夫明堂辟

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起於第家輔翼陛下

四年于茲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師古曰

魄孟康曰賦臨賦營築越若翊辛丑載始也

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

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侯王

上賜以束帛加壁大國乘車安車各一服虔曰大國乘車如大國

王之乘師古曰驪馬併駕也驪馬二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

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裕祭明

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

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

餘皆益戶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

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

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

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曰臣以外屬越次備位

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惟樂

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竝輓辭去之日莫不膺滂非

有欵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於吏民咸知臣

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節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

著也故以為喻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

為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於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

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

悼栗常恐汚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

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

茅坤曰漢書字誤九

以天交深

矣

又曰恩流

茅坤曰漢書字誤九功太后

文曰讓  
功

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間至致此焉

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

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師古曰言

皆不曉又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

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休庇也陛下不

忍衆言輒下其章於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

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

下議者皆寢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

成以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即有所聞非則臣

被誅上誤朝之罪

問音居  
見及

如無他謹得全命賜骸骨

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晚

邯等白太后詔曰可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諸侯

王公列侯宗室諸生吏民翕然同辭連守闕庭敢下

其章諸侯宗室辭去之日復見前重陳雖曉諭罷遣

猶不肯去告以孟夏將行厥賞莫不驩悅稱萬歲而

退今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

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

羣公以聞究于前議究竟也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皆

曰聖帝明王招賢勸能德盛者位高功大者賞厚故

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張晏曰宗臣有

勲勞為上公國所宗者也周禮上公九命九命九錫也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今九族親

睦百姓既章萬國和協黎民時雍師古曰章明也時是也雍亦和也自

此已上皆取堯典叙堯德之言也聖瑞畢濤太平已洽帝者之盛莫

隆於唐虞而陛下任之忠臣茂功莫著於伊周而宰

衡配之所謂異時而與如合符者也謹以六藝通義

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師古曰

嘉云九錫者車馬衣服樂懸朱戶納陛武貴鈇鉞弓矢秬鬯也臣請命錫奏可策曰

惟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太皇太后臨于前殿延登親

詔之曰公造虛聽朕言師古曰進前虛也而聽也前公宿衛孝成

皇帝十有六年納策盡忠白誅故定陵侯淳于長以

彌亂發姦彌讀曰弭止也登大司馬職在內輔孝哀皇帝即

位驕妾窺欲姦臣萌動公手劾高昌侯董宏改正故

定陶共王母之僭坐自是之後朝臣論議靡不據經

以病辭位歸於第家為賊臣所陷就國之後孝哀皇

帝覺寤復還公長安臨病加劇猶不忘公復特進位

是夜倉卒國無儲主姦臣克朝危殆甚矣朕惟定國

之計莫宜於公引納于朝即日罷退高安侯董賢轉

漏之間忠策輒建綱紀成張綏和元壽再遭大行萬

事畢舉禍亂不作輔朕五年人倫之本正天地之位

定張晏曰定冠婚之儀徙南北之郊也欽承神祇經緯四時復千載之

廢矯百世之失張晏曰封先代之後立古文經定迭毀之禮也天下和會大

眾方輯詩之靈臺書之作維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於

今復興師古曰靈臺所以觀氣象者也文王受命作邑于豐始立此臺兆庶自勸就其功作故大

雅靈臺之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人攻之不

成之作維謂周公營洛邑以為王都所謂成周也

書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洛誥豐鎬相近故總曰鎬京成周既成遷殷頑

居之故云商邑之度也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

顯嚴父配天之義修立郊禘宗祀之禮以光大孝是

以四海雍雍萬國慕義蠻夷殊俗不召自至漸化端

冕奉珍助祭師古曰蠻夷漸染朝化而正衣冠奉其國珍來助祭尋舊本道遵

術重古動而有成事得厥中至德要道通於神明祖

考嘉享光耀顯章天符仍臻元氣大同麟鳳龜龍衆

祥之瑞七百有餘遂制禮作樂有綏靖宗廟社稷之

大勲普天之下惟公是賴官在宰衡位為上公今加

主禮曰此  
權臣受九  
鏡之始

九命之錫其以助祭共文武之職乃遂及厥祖師古曰榮

寵之命上延其先祖也於戲豈不休哉於是莽稽首再拜受綠

鞞衮冕衣裳師古曰此鞞謂蔽膝也或謂鞞鞞音弗鞞音畢瑒瑒瑒瑒孟

曰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瑒下曰瑒詩云句履康

鞞瑒有瑒是也瑒音蕩瑒音布孔反瑒音必句履康

曰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二寸其形岐頭句音巨俱反鸞路乘馬師古曰鸞路

者也四馬曰龍旂九旒皮弁素積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

戎路戎形弓矢盧弓矢形赤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

鉞戚皆甲冑一具冑兜秬鬯二師古曰秬鬯香酒也

圭瓚師古曰以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師古曰青者春色

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階不使露也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

之於雷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

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

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傳籍傳猶著也音附自四輔三公

有事府第皆用傳傳符也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

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

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

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

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木午火也水以天一為牡火以地

二為牝故火為木妃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

令通子午以協之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風俗使者八人還

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

莽奏定著令又奏為市無二賈師古曰言純官無

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

九者象刑師古曰象刑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

明堂宣教化封為列侯莽既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

海外南懷黃支唯西方未有加廼遣中郎將平憲等

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表言羌

九

良願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

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開

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

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

或蠶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

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

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

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

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

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  
 等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  
 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  
 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  
 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服虔曰唐虞及周要  
 服之內方七千里夏殷方三千里漢地南北萬三千里也  
 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  
 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  
 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

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陵侯劉慶上

泉陵屬零陵郡

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當於

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

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災莽作策請命於秦時戴

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滕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

言師古曰詐依周公為武王請命作金滕也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

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

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

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師古曰王之見在者列侯廣成



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  
廼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以為卜相

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

師古曰浚抒治之也囂音許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

驕反浚音峻抒音直呂反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白此

始矣莽使音直畧反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

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

耳太后聽許舜等節共令太后下詔曰蓋聞天生

民不能相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

託而君攝焉然後能奉天施而成地化羣生茂育書

不云乎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朕以孝平皇

帝幼年且統國政幾加元服委政而屬之屬付也幾

今短命而崩嗚呼哀哉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

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師古曰差

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

輔政三世比遭際會安光漢室遂同殊風至于制作

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輝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

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  
 夫有法成易非聖人者亡法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  
 如周公故事以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師古曰采官也  
 故謂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太后聖  
 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聞周成王幼  
 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  
 權而居攝則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周隊失天  
 命師古曰隊音直類反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失  
 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棗謀乃亡隊命師古曰

事君與之篇也邵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邵公不說周公作君與以告之與邵公名也尊而呼  
 之故曰君也言我恐後嗣子孫大不能恭承天地絕  
 失先王光大之道不知受命之難天所應輔惟在有  
 誠所以亡失其命師古曰謂說經義也周公服天子之冕  
 也共音恭棗音匪說曰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  
 聖人之意故不說也說讀曰悅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  
 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依讀曰依謂周公踐天子  
 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召公不說  
 時武王崩纘纘未除纘音千由是言之周公始攝則  
 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踐祚也書逸嘉禾篇曰周



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

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

成王加元服周公

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周公告成王之辭言我復還明

君之政於子也

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

也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

師古曰此韍亦謂裳韍也

背斧依于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

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

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

師古曰贊謂祭祀之辭也民

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

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

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

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

儀故事臣昧死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

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

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

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

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

太阿右拂

拂讀日弼

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

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師古曰安衆

定王子崇即月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康侯月長沙

非之者乃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

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

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

弗罪竦因為嘉作奏曰建平元壽之間大統幾絕宗

室幾棄賴蒙陛下聖德扶服振救師古曰陛下謂莽也服音蒲北反

遮扞匡衛國命復延宗室明日臨朝統政發號施令

勅以宗室為始登用九族為先並錄支親建立王侯

南面之孤計以百數收復絕屬存亡續廢得此

復為人者嬪然成行師古曰嬪然多貌也行行列也嬪音匹人反行音下郎反

以藩漢國輔漢宗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

朝羣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

而歎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顯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國家所以

服此美膺此名饗此福受此榮者豈非太皇太后日

昃之思陛下夕惕之念哉何謂師古曰先為設問復陳其事也亂則

統其理危則致其安禍則引其福絕則繼其統幼則

代其任晨夜屑屑寒暑勤勤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無時休

漢書中曰 當時不甘 子莽者僅 三劉宗爾 亦又幸爾 既發以取 數亡傷哉 後雅隆曰 錄兩為人 其奏其詞 其工而其 陰謀則 其

息孳孳不已者凡以為天下厚劉氏也臣無愚智民  
 無男女皆論至意而安眾矣崇乃獨懷悖惑之心操  
 畔逆之慮興兵動眾欲危宗廟惡不忍聞罪不容誅  
 誠臣子之仇宗室之讐國家之賊天下之害也是故  
 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畔而棄其兵進不跬步  
 退伏其殃師古曰半步曰跬謂一舉足也音空繫反百歲之母孩提之子  
 同時斷斬懸頭竿杪杪末也音莫小反珠珥在耳首飾猶存  
 為計若此豈不諄哉諄惑也音布內反臣聞古者畔逆之國  
 既以誅其刑則楮其宮室以為汗池納垢濁焉李奇曰楮其宮室

以為池用貯水也汗音烏名曰凶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墟故居也言凶人所居也雖生

菜茹而人不食所食之菜曰茹音人庶反四牆其社覆上棧下示

不得通師古曰棧謂以簣蔽之也下則棧之辨社諸

侯孟康曰辨布也布崇社國國各作一見以為戒也辨讀曰班出門見之著以為

戒方今天下聞崇之反也咸欲騫衣手劍而叱之其

先至者則拂其頸拂戾也音佛衝其匈刃其軀切其肌後

至者欲撥其門仆其牆夷其屋焚其器應聲滌地

時成創師古曰滌地猶言塗地則時即時也創傷也音初良反而宗室尤甚言

必切齒焉何則以其背畔恩義而不知重德之所在

也宗室所居或遠嘉幸得先聞不勝憤憤之願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師古曰籠所以盛土

也鍤也也鍤也 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

侯用永監戒願下四輔公卿大夫議以明好惡視四

方於是莽大說公卿曰皆宜如嘉言莽白太后下詔

曰惟嘉父子兄弟雖與崇有屬不敢阿私或見萌芽

相率告之及其禍成同共讐之應合古制忠孝著焉

其以杜衍戶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

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

竦之字力戰鬪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

民有功者百餘人汗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汗池

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

填海內填音竹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

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

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廡厨長丞中庶子虎

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

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

光雖前薨功效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那

漢書曰以漸次莽之謀然而

步兵將軍建皆為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為同心侯林為說德侯光孫壽為合意侯豐孫匡為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

歲西羌龐恬傅幡等

幡音敷元反

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

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輪御府

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時

因發犇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

師古曰東平煬王之子

移檄

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

罰誅莽

共讀曰恭

郡國疑惑眾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

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

師古曰放依也大誥周書篇名周公

所作也放音甫往反

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論以攝位當

反政孺子之意

師古曰論曉告之

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殿

義分屯諸關守阨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

和翟義

和音胡臥反

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

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  
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  
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

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

師古曰爲使而監軍於外

言陛下奉天洪範心合寶龜

師古曰心與龜合也

膺受元命豫知成敗咸應兆占是謂配天配天之主  
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臣崇伏讀詔書下日  
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

思慮也

詔文始書反

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  
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說三年春地

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  
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  
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曰明聖之  
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  
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  
執玉附庸執帛周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  
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



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爲亡道殘滅諸侯以爲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且莽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三東郡逆賊惑衆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

四等有明文

蘇林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地四等公一等侯伯二等子男三等附庸四等

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

師古曰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孔子曰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

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爲侯伯次

爲子男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

西海者以羌爲號槐里以武爲號翟義以虜爲號羣

臣復奏言太后修功錄德遠者千載近者當世或以

文封或以武爵深淺大小靡不畢舉今攝皇帝背依

踐阼宜異於宰國之時制作雖未畢已也已止宜進二

漢禮隆曰此奏虛叙只一句結九題

子爵皆為公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  
成王廣封周公庶子六人皆有茅土及漢家名相大  
將蕭霍之屬咸及支庶兄子光可先封為列侯諸孫  
制度畢已大司徒大司空上名如前詔書太后詔曰  
進攝皇帝子褒新侯安為新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  
公封光為衍功侯是時莽還歸新都國羣臣復白以  
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日盛獲  
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功顯君死意不  
在哀令太后詔義其服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

七十八人皆曰居攝之義所以統立天功與崇帝道

成就法度安輯海內也輯字與昔殷成湯既沒而太

子蚤天其子太甲幼少不明伊尹放諸桐宮而居攝

以興殷道周武王既沒周道未成成王幼少周公屏

成王而居攝以成周道屏猶是以殷有翼翼之化

曰商頌殷武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周有刑

錯之功師古曰謂成康之世罔固空虛今太皇太后比遭家之不造

師古曰比類也周頌閔予小子之篇委任安漢公宰

尹羣僚衡平天下師古曰宰治也尹正也遭孺子幼

衡平也言如稱之衡

王世真曰  
九也  
海之世  
故步之師  
也詳得天  
也詳得天

少未能共上下

師古曰共讀曰恭上下謂天地

皇天降瑞出丹石之

符是以太皇太后則天明命詔安漢公居攝踐祚將

以成聖漢之業與唐虞三代比隆也攝皇帝遂開祕

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心周悉

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

李奇曰殷因於夏禮周監於二代

則

天稽古而損益焉猶仲尼之聞韶

師古曰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

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而及韶聞

之三月不知肉味言天縱多能而識微也故取喻耳

日月之不可階非聖哲之

至孰能若茲綱紀咸張成在一匱

師古曰匱者織草為器所以盛土言

人修行道德有若為山雖於平地始覆一匱之作不止可以得成故吾欲往觀之今此議者云莽

此行政化致於太平本由一匱也

此其所以保佑聖漢安靖元元之効

也今功顯君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傳曰與尊者

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攝皇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

受太后之詔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上有天地社

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顧其私親故太皇

太后建厥元孫俾侯新都

師古曰建立也元長也謂立莽孫宗為新都侯也俾

使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

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

象坤曰說  
臣巧臺

總縗弁而加環絰

師古曰於弁上加環絰也謂之環者言其輕細如環之形

同姓

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總縗弁而加麻

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壹弔

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

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

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眡孰與長孫中孫師古

曰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字也遂母子自殺及況皆

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恃虐復以示

公義焉張虔曰不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

遺密之義訖于季冬

張晏曰平帝以元始五月崩至此再莽年也師古曰

書放勳乃徂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正月郊

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

何其與所部儒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

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師古曰千

人官名也屬車騎將軍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

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

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

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競

愛禮隆曰

以為名

以以示

以此叙

師古

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

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

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

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師古曰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月當建巴郡

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

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

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

霍發等眠說師古曰眠古視字也及前孝哀皇帝

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

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識書臧蘭臺師古曰蘭臺堂圖籍之所臣

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

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師古曰孟長也孟侯者言

為諸侯之長也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

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

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

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母言攝以居攝三年

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  
夜養育隆就孺子師古曰隆長也成令與周之成王

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

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眾庶知其奉

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視即真之漸矣期門郎

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

章師古曰梓潼廣漢之縣也潼音童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

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

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其傳予黃帝金策書其者高

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

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

名師古曰竄謂廁著也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

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

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嬪師古曰言有神

命使漢禪位於莽也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

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

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

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

兆民

師古曰屬委付也

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

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

師古曰於建除

之次其日當定

御王冠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

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制

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旄之

屬也幟音式志反

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

旌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

命也

凌雅隆曰按傳內凡曰咸為莽言曰有位推薦之曰公卿大夫多稱之曰訟莽究者以百數曰護等

疎訟莽功德曰光等舉莽曰羣臣盛稱莽功德曰

吏民上書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等

類皆根外交英俊一句來又凡曰鳳且死以托太

后及帝曰鳳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曰根薦自代

等類皆根內事諸父一句來

又曰傳內凡曰賞賜邑錢悉享十日切責獲令自

殺曰願出錢獻田助給貧民曰水災每素食曰上

言不宜采王氏女曰以所益錢與長御奉其養者

曰辭讓四千萬曰以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勝曰復

以千萬與九族貧者曰執宇送獄死曰下議者皆

寢勿上及曰乞骸骨曰復乞骸骨曰稱疾曰固辭

曰讓還曰固讓曰不得已起受之類皆根匿情求

名一句來

王偉曰莽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

弄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卽寒浞之所以篡

夏也莽不學寒浞而事與之合豈篡弑者固同一

術耶

漢書列傳卷六十九  
王莽傳中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轂  
上太皇太后師古曰轂謂璽之組音弗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  
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師古曰王所為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簡至孫咸莽妻咸之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迺  
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音壁  
封宇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  
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

漢書列傳卷六十九

王莽傳中

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轂

上太皇太后

師古曰轂謂璽之組音弗

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

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

師古曰王所為丞相初封宜春侯傳簡至孫咸莽妻咸之

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迺

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

師古曰辟君也謂之辟者取為國君之義音壁

封宇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

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



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右讀歷世

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詩不云乎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於戲

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母廢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

潔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師古曰五縣也

潔音宅令反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

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

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

子手流涕歔歔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傳將孺子下

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

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

封安新公太司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

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

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丞承

陽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承陽音丕進侯王尋為

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

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

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

拂讀曰彌

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

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

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

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

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神焉

餘皆拜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

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

定安太后居之以故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

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

定安公居四壁中不得有所見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

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師典致時

雨

應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晉灼曰衆

物生於東方故戒大師也

青燁登平考景以晷

服虔曰燁音暉如淳曰青氣之光輝

也晉灼曰言青陽之氣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春秋分立表以正東西東日之始出也故考景以晷屬焉

熒惑司愆南嶽太傅典致時奧

應劭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智也厥罰

常燠燠暑也晉灼曰南方盛陽之位太傅師尊之稱故戒之也奧音於六反

赤燁頌平考

聲以律

晉灼曰頌寬頌也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也六月陰氣之始故為地統地之中數六六為

律律有刑有色色尚黃故考聲以律屬焉頌讀曰容

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

時陽

應劭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

白煒象平考量以

銓

應劭曰量斗斛也銓權衡也晉灼曰象形也萬物無不成形於西方大小輕重皆可知故稱量屬焉

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

應劭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

常寒晉灼曰北伏也陽氣伏於下陰主殺故戒國將

玄煒和平考星以漏

應劭曰推

五星行度以漏刻也晉灼曰和合也萬物皆合藏於北左水又主平故曰和平歷度起於斗分日月紀於攝提攝提值斗杓所指

以建時節故考星屬焉

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

考方法矩

張晏曰月為刑司馬主武又典兵故使主威刑也

主司天文欽若

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

師古曰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

代日德元左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園合規

張晏曰日為陽位

灼曰左園也五教在寬則和氣感物四靈見象故文瑞屬焉左古肱字

主司人道五教

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

師古曰五教謂父義士慈兄友

弟恭子孝也五品即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

度以繩

張晏曰斗北斗也主齊七政司空主水土土為中故責之孟康曰易河出圖洛出書司空

主水土責以其物也晉灼曰中央為四季土土者信信者直故為繩

主司地理平治水

土掌名山川眾殖鳥獸蕃茂草本各策命以其職如

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

位皆孤卿

師古曰允信也若順也

更名大司農曰義和後更為

納言大璽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

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

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

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

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師古曰贅聚也言財

劉攽曰尉廢安物所聚也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改郡太

音之銳反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

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宮曰常樂室未央宮曰壽

成室前殿曰王路堂服虔曰如長安曰常安更名秩

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

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

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蔽冕

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徒司明司聰司中大夫及誦

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

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

將虛師古曰尤過也將助也虛謂虛美也言勿隱吾過而助為虛美好惡不愆立于

厥中於戲勗哉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欲諫

之鼓非音誹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

氏齊線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總麻為男其

女皆為任師古曰任克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音壬男以睦女以隆為號

焉師古曰睦隆皆其受封邑之號取嘉名也皆以印一本以印鞞令諸侯立大夫人

夫人世子亦受印鞞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

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于四夷亦如之違

於古典繆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

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又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

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

堯帝舜帝夏禹臯陶伊尹有聖成于皇天師古

至也升也音工雅反功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

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

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黃帝後服

曰姚舜姓故封為黃帝後梁護為修遠伯奉少昊後服虔曰以為伯益之後故

之封皇孫功隆公干奉帝嚳後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

後國師劉歆子豐為伊休侯奉堯後師古曰上言紅

師嘉新公今此云劉歆為祁烈伯又言國師劉歆子為伊休侯是則祁烈伯自別一劉歆非國師也媯

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臯陶後伊

玄為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

後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殷後宋公孔弘

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

師古曰恪敬也言待之加敬亦如賓

也周以舜後并祀宋為三恪也

夏後遼西妣豐封為章功侯亦為恪

服虔曰妣夏姓

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

周公後衰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衰成子孔鈞已前定

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

師古曰遠

祖曰祧音吐堯反

神祇報況

況賜也

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為鳥

或黃氣熏烝昭耀章明以著黃虞之烈焉

師古曰烈餘業也自

云承黃虞之後

自黃帝至于濟南伯王而祖世氏姓有五矣

師古曰濟南伯王莽之高祖

黃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

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

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黃帝皇始祖考

虞帝以宗祀于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祖廟

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

配地

孟康曰黃帝之后也

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禋歲時以祀

師古

曰禋祀也立此大祠常以歲時祀其先也

家之所尚種祀天下

師古曰言國已立大

禋祠先祖矣其衆庶之家所尚者

姚媯陳田王氏凡

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

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別族理

親焉師古曰元城王氏不得與四姓昏娶以其同祖也餘它王氏則不禁焉封陳崇為

統睦侯奉胡王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

後孟康曰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

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封舊恩戴崇金涉

箕閎楊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蹏等分治黃帝園

位於上都橋時師古曰橋山之虞帝於零陵九疑胡

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服虔曰齊愍王

伯王於濟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師古曰莽之高祖名遂字

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

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師古曰欲法舜受終於文祖莽曰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嬪唐

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師古曰堯傳舜莽自以舜後故有

代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蘇林曰漢本祀祖四莽以元帝成帝有

為宗故以禮立廟于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市勿

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

王維禎曰  
指象章所  
為銅器為  
親受金策  
於高帝之  
靈誰欺

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

存問勿令有侵寬又曰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師古曰大

麓者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也攝假謂初為攝皇帝又為假皇帝深

惟漢氏三七之阨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

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幾讀曰冀

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

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張晏曰漢哀帝即位六年平帝五年居攝

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

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漢而立

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

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

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

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

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

頭縫刻其上而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受

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燎疫

剛痺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變化順爾

固伏化茲靈受既正既直既祇既方庶疫剛痺莫我

敢當師古曰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

禁剛卯及

金刀也

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

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心快百姓

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



中曰  
且閉城  
師之矣何  
以結數千  
之心而  
據起兵於  
其國適足  
以自殺其  
軀爾

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  
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  
國師古曰快膠東恭王子也快凡殺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崇公  
快舉兵攻卽墨殺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  
至長廣死莽曰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  
臨淄出保于莒宗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  
齊國今卽墨士大夫復同心殄滅反虜子甚嘉其忠  
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非快之妻子它親屬當坐者  
皆勿治弔問死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大命深  
疾惡快以故輒伏厥辜其滿殷國戶萬地方百里又  
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  
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  
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罷民  
力以極欲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強者  
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  
牛馬同蘭師古曰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制於民臣顛斷其命姦  
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諄人倫繆  
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子則奴戮女師古曰夏書廿

誓之辭也奴戮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滅

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而豪民侵

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

終年耕芸芸字與耘同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

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于辜

刑用不錯子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師古曰計口而

為井時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

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

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

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

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師古曰魑山神也魅老物精也魑音螭魅音媚如皇始

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

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

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

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

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

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

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

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

言文宣之世黃龍見于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

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

鷄化為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說師古曰爾雅近正也

謂近於正經依古義而為之說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說

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

應師古曰五命謂五行之次相承以受命也申重也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

于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

三七九世之後蘇林曰二百一十歲九天子也肇命於新都受瑞於

黃支孟康曰黃支獻生犀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孟康曰梓潼縣也莽

也改成命於巴宕師古曰巴郡宕渠縣也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

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

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

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未當天意故其秋

七月天重以三能文馬服虔曰三台星也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

時大戊獻之能音台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

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玄印八以茂陵石書九

以玄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天神石十二以銅符帛

圖申命之瑞寔以顯著至于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

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

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塞當也然厭滿也

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直用反

故是日天復決其所以勉書孟康曰哀章所作策書也言數有瑞應莽自謙

居攝天攸決其疑勸勉人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

績方領師古曰績者會五采也以布為單衣以赤加為其方領也盱音許于反績音胡內反

冠小冠立于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

人民屬皇帝師古曰同色者言五方天神共齊其謀同其顏色也字或作包包者言天總包

括天下人眾而與莽也盱恠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

漢氏高廟有金匱圖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

明且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

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母留於是新皇

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

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

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謙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

不可辭追促也著明也懼然祇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

師古曰懼音瞿瞿然自失之意也葦然變動之貌也壘壘在左右之不得從意

師古曰蠶蠶自勉之意左右助也言欲助漢室而迫天命不得從其本意也左右音日佐佑也為之

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

奉如上天威命於是乃改元定號海內更始新室既

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言有助德宜於眾人

者則受天之福祿天乃保安而佑助之命以邦國也甲謂重其意也

此之謂也五威將

奉符命齋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

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

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

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

鄭氏曰盡天文象於車也駕

坤六馬

鄭氏曰坤為牝馬六地數

背負鷲鳥之毛服飾甚偉

師古曰鷲

鳥雉屬即鷲鷲也鷲音鼈

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

冠車服鷲馬各如其方而色數

師古曰色者東方青南方赤也數者若木

數二火數二之類也

將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

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東出者

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

師古曰夫餘亦東北夷也樂音洛浪音郎夫音扶

南出者險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

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

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陳饒椎破之語在匈

奴傳單于大怒而匈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

為大將軍封威德子冬靄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

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

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

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

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

害成也師古曰易上繫之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引之拜

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

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

侮鰥寡不畏強圉師古曰引詩大雅美仲山甫之辭其義並解於上帝命帥

繇統睦于朝帥循也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

暴客師古曰易下繫之辭也擊柝謂擊木以守夜也暴客謂姦暴之人來為寇害者也柝音他各反

女作五威中城將軍女讀曰汝中德既成天下說符說音悅

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雷之固南當荆楚服虔曰隘險之道師古曰

謂之繞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商州界七盤十二繞是也雷音力

救女作五威前關將軍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

侯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師古曰羊頭山名在上黨壺關縣女

漢雅陰曰  
按曰咨爾  
曰死爾曰  
又作文法  
自與論  
死案

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扼尉睦于後師古曰壺口亦山名也捶

扼謂據險阨而捶擊也捶音之藥反命堂威侯王奇曰肴黽之險東當

鄭衛師古曰肴肴山也黽黽池也皆在陝縣之東黽音莫善反女作五威左關將

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師古曰批謂斜閉之也函谷故關今在桃林縣界批音步

結反命懷羗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師古曰汧扶風汧縣

有吳山汧水之阻隴謂隴阨也汧隴相連汧音苦堅反阨音丁禮反女作五威右關將

軍成固據守懷羗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

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師古曰碧者女子名也

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

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師古曰在妄之人職在掌寇故云治

者真定劉都等謀舉兵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

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

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

為男初設六筦之令筦主也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

錢諸采取名山大澤眾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

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如淳曰出百錢與民用月收其息三錢也犧和

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師古曰督視察之禁民不得挾

弩鎧徒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

略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

師古曰世

也欽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才

護劫略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

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

帝下妻子也

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也

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

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

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

罷吏卒為賓食

師古曰比類也言高帝類戒云勿使吏卒守漢廟欲為寄食之賓於王氏

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

及諸劉為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

故安眾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

師古曰楚思王子

扶恩侯劉貴等

師古曰不知誰子孫

更聚眾謀反今狂狡之虜

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

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牙故也臣愚以為漢高

皇帝為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婿

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

師古曰夫婦一體也

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

諸劉為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



罷待除於家

師古曰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

上當天心稱高

皇帝神靈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

為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

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

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

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

室主絕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奴單于曰降

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

師古曰知者莽改單于之名也本名囊知牙斯威

侮五行

師古曰引夏書其誓之文

背畔四條

師古曰四條莽所與作制者事在匈奴傳

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臯當夷滅命遣立國

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

于知之身

共讀曰恭

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

音 冊

刪 累世忠孝保塞守微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

之世今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

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

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

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

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

厭音一涉反

振武將軍王嘉

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琴鎮遠將軍李

翁出西河

琴音所林反

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

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

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

衆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

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

傳音張天戀反

不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

訖不行

訖竟也

復下書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

八政以食爲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儻載

煩費

師古曰儻送也一曰貨也音子就反

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

而民樂於是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百姓不從但

行小大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

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爲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

副符傳

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卽不稽留今更令持布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

不持者

厨傳勿舍關津苛留

師古曰厨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音何

公卿

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爲符命封

侯其不爲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

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

按初甄豐  
以下倒叙

凌稚隆曰  
揭出以詐  
立心一句  
深中莽之  
為人通傳  
總言莽  
詐字

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  
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  
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  
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  
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躡長安令  
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  
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  
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  
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  
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與  
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  
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師古曰分  
陝者欲依周公召公故事自陝以東周  
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伯長也以豐為右伯  
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  
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  
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  
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  
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

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蔡

荼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

軍堂威侯奇及歆門戎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

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

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

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廼流蔡于幽州放尋于三

危廼隆于羽山師古曰效舜之皆驛車載其屍傳致

云莽為人侈口蹙頤師古曰侈大也蹙短也頤露眼

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

以鞞裝衣師古曰毛之強曲者曰鞞以裝補反膺高

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

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

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

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屏面師古曰屏面即

也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侯姚恂為寧始將

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

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

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

變雅隆曰  
一為人

鍾入傑曰  
數語為詐  
莽為首  
質欲活

詣王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師古曰北假地名也殖生也異時常置田官乃以

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

將存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

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

皆兼稱將軍遣著武將軍遠並等填名都遠音錄填音竹丹反

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

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貨賂為市

侵漁百姓莽下書曰虜知罪當夷滅故遣猛將分十

二部將同時出一舉而決絕之矣內置司命軍正外

設軍監十有二人誠欲以司不奉命令軍人咸正也

今則不然各為權執恐獨良民師古曰獨以威力脅之也音呼葛反妄

封人頸得錢者去如淳曰權臣妄以法枉良人為僮僕封其頸以別之也得顧錢乃去

封毒蠹並作農民蠹音呼司監若此可謂稱不

稱音尺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召聞然猶放

縱自若而藺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

入塞脅拜咸為孝單于賜黃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

將登至長安拜為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

後病悸寢劇死

師古曰心動曰悸寢漸也悸音葵季反

莽曰昔齊太公

以淑德累世為周氏太師蓋予之所監也

師古曰監謂視見也

其以舜子延襲父爵為安新公延弟褒新侯匡為太

師將軍永為新室輔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

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

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

拂讀曰弼是為四

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博士李克為犇走諫大夫

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

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

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潁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

由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

為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

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

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

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

稱師古曰車馬及物皆稱其人之形

三日止瀕河郡蝗生

師古曰謂線河南北

諸郡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

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四年

自齊魯益以文舉朝自心臣妾所製灑然有守節死義之心者歷幾勝二公云

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  
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怒斬  
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  
軍孔永為大司馬侍中大贅侯輔為寧始將軍莽每  
當出輒先搜索城中名曰橫梭橫音胡孟反是月橫梭五  
日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  
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  
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惟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

服詩國十五佈徧九州師古曰周南召南鄘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鄭曹幽是為

十五國推音普胡反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師古曰商頌玄鳥之詩美湯有功德

故能覆有九州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

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  
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  
命蓋亦如之其以洛陽為新室東都常安為新室西  
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有  
五諸侯之負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侯有功  
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  
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



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

以下降殺以兩

師古曰兩兩而  
降殺音所例反

至於一成

如淳曰十  
里爲成

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今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  
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  
人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  
女爲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  
君修義君更以爲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  
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乘等  
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于壽成朱鳥

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褒德  
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褒親親也予永  
惟匪解思稽前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  
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  
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  
法其廢久矣周道旣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  
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  
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復  
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

楊慎曰區  
博之言特  
告王莽非  
其人耳其  
實至論也  
後世儒者  
必欲行井  
田何哉



未可施行莽知民怨廼下書曰諸名食王田皆得賣

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初五威

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

名也音下甘反

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

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

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

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

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

師古曰假令騶有惡心亦

常且慰安

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

猥多也厚也被加也

夫餘之屬

必有和者

和應也音胡卧反

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

憂也莽不尉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

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說下書曰廼者命遣猛

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

斬其左腋或潰其背腹或紕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

張晏曰是歲在壬申刑在東方

誅貉之部先縱焉捕斬虜騶平定東

域虜知殄滅在于漏刻此乃天地羣神社稷宗廟佑

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

虓音火交

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

王維慎曰  
指井田下  
之事者  
指巡狩也

漢書及傳 卷之九

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巡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

中宮

服虔曰倉龍太歲也張晏曰太歲起於甲寅為龍東方倉癸德在中宮也晉灼曰壽星角亢也

晉掌歲龜策告從

孟康曰觀辰星進退掌主也晉灼曰國語晉文公以卵出酉入過五

鹿得土歲在壽星其曰戊申莽欲法之以為吉祥正以二月建寅之節東巡狩者取萬物生之始也視晉識太歲所在宿度所合卜筮皆吉故法之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巡

狩具禮儀調度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內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母相須至者過牛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為心後又改心為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

如淳曰葬於司馬門內作溝絕之

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

漢書

卷之九

七

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遠並為大

司馬是時長安民間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補

也或頗徹之莽曰玄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

著明敢不欽奉以始建國八年歲纏星紀孟康曰纏居也星紀

在斗牽牛間師古曰纏踐歷也在雒陽之都其謹繕修常安之都勿

令壞敗敢有犯者輒以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小

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為

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

烏孫心廼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

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

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

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

莽積失恩信焉者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彗星出

二十餘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

改元曰天鳳天鳳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

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大官齋糝乾肉內者行張坐

卧師古曰糝乾飯也張坐卧謂帷帳茵席也糝音備所過母得有所給師古曰言

凌稚隆曰法都都陽不為何命文

凌稚隆曰應上殺入命都都陽不為何命文

漢書及傳

卷之九

二十四

自齋食及帷帳以行在路所經過不須供費也

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

耕以勸東作

師古曰耒耜曲木也

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

媯以勸南僞

師古曰媯鉏也媯耘去草也媯音奴予豆反媯音火高反僞讀曰訛訛化也

之西巡必躬載銓每縣則獲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

躬載拂每縣則粟以勸蓋臧

師古曰拂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也粟謂治粟

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維陽之都焉敢有趨謹

犯法輒以軍法從事

劉德曰趨謹走呼也

羣公奏言皇帝至孝

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弃羣

臣悲哀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

春秋尊非糲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闕大服以

安聖體臣等盡力養牧兆民奉稱明詔莽曰羣公羣

牧羣司諸侯庶尹願盡力相帥養牧兆民欲以稱予

繇此敬德其勛之哉母食言焉更以天鳳七年歲在

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

辛巳即土之中維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

邑之維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

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逮並日日食無

光于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鞞就侯氏朝位太傅平

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以利苗男訴為

大司馬

如淳曰利苗邑名

莽郊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

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

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官吏有常數太

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

師古曰僕射苛問平晏其

言不遜

戊曹士收繫僕射

應劭曰莽自以上行故使大傳置戊曹士士椽也

莽

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

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

寧有符傳耶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

之家上書

師古曰亭長家上書自治

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

邑斥士以謝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

師古曰特

為置此官

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

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小木海瀕尤甚六

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

師古

曰直城門長安城門名也

兩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

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

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

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

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卿置帥各

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部師古曰三輔黃圖云渭城安

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

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尉尉大

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

縣屬光尉大夫府居城南茂陵槐里以西至沂十縣

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至

雲陽役初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城北

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隊音置大夫職如太

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

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它

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

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尉以男為之諸侯國

開田為黜陟增減云師古曰開音開以擬有莽下書

曰常安西都曰六鄉眾縣曰六尉義陽東郡曰六州

眾縣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師古曰禹貢去王城

納米皆在其外曰近郡有郭微者曰邊郡今百二十

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為

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師古

曰采采服也在賓服是為惟屏師古曰賓服即古衛

任男服也在侯服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

漢書列傳

卷之九

三

藩師古曰凡此惟城以下取詩大雅板之篇云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太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以各以其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為名號也

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

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

南付新平

蘇林曰陳留圍縣莽改曰益歲

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

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

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

郡矣大尹大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

今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為六旬首冠以戊子為一

日師古曰元善也

昏以戊寅之旬為忌日百姓多不從者旬

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為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

之許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

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

民會觀之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

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

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

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饑食

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莽壯其言以威為將軍然

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  
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  
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內郡為人  
奴婢廼禁吏民敢挾邊民者弃市益州蠻夷殺大尹  
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寧始將  
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  
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師古曰助行酒大赦天下是時  
日中見星大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侯陳茂為  
大司馬訢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

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有此妖捕繫問語所從起不

能得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  
咸怨恨害使者廼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

以他辜繫獄欽曰是欲以我為說於匈奴也師古曰說解說

也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顯對者濟南王咸為大使五

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帥使送屍敕令掘單于知墓

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

三萬頭羊十萬頭及稍所畧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

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

劉汝曰耕  
所略非鮮  
當三所似  
歸



孫中行曰  
安靜無爲  
即當臨二  
化自成如  
欲定而  
好變改政  
今適所以  
擾天下耳  
馬平本

畔之臯應敵從橫單于不能誑遂致命而還之入塞

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以為制定

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

說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

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一切

貪殘日甚是時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

執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

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

歛遞相賂賂白黑紛然師古曰言清濁不分也守闕告訴者

莽自見前顯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檻眾事檻與有司

受成苟免師古曰莽事事自決成熟乃以付吏吏苟免罪責而已諸寶物名帑

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

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

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憤賤

不傑師古曰乘積也登也憤賤不明也傑散也徹也憤音工內反賤音莫報反莽常御燈

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

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

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

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

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廼定

邊郡亦略將盡

師古曰言其外亡結為盜賊在者少也

邯鄲以北大雨

霧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

命趙閔為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

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

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栢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

事八年功業不效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廼有地震

之變願乞骸骨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

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脅萬物生焉

師古

曰辟音闢開也脅收斂也易上繫之辭

災異之變各有云為天地動威

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也使

諸吏散騎司祿大衛修寧男遵論予意焉五月莽下

吏祿制度曰予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

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纓布二匹

孟康曰纓八十

纓也纓音子公反

或帛一匹子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隗會

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

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

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為

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繕羞百有二十品令諸侯

各食其同國則師古曰謂公食同侯伯食國子男食則也辟任附城食其

邑師古曰辟君也任公主也辟音壁任音士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師古曰謂

因官職而食地也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

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

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卽有災害以

什率多少而損膳焉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

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

部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

二十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

五郡大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

右隊中部左洎前七部服虔曰大司馬保此官皆如郡守也晉灼曰左與前故特

七部洎亦泉字也泉及也隊音遂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

尉光尉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

虞卿共卿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

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公保其災害亦以十率多

凌程隆曰  
舉事煩瑣  
難叙故班  
氏每叙一  
事則用一  
句收結如

曰其辨也  
變易此  
類也曰好  
為太言如  
此曰其具  
備臣下如  
此曰制度  
煩碎如此  
殊有條而  
不紊云

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  
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師古曰言  
隨其多少諸侯辟任附城羣

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

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

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是月戊辰長平館西

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非行邕讀  
日壅遣大司空王邑行

視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填讀  
與鎮

同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

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

間所謂青門也師古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出南  
頭名霸城門俗以其色青名曰青門

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

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師古曰依漢  
光祿之四科大司馬陳茂以日

食免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師古曰莽之  
伯子男號也十月戊辰

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

四聰門鳴者明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

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

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賦歛民財

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

凌雅隆曰  
所舉四行  
亦取四門  
四聰之義

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

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欽就都大尹馮

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嵩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

畔以來積且十年師古曰遂久縣名也郡縣距擊不

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焚道以南山險高深茂

多毆衆遠居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離遭也

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師古曰詭責也調發諸郡兵

穀復訾民取其十四師古曰發人訾財十取其四也空破梁州功終

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

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

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劊劊之劊剖也音

量度五臧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筵竹

挺也音庭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

巳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諸國前殺都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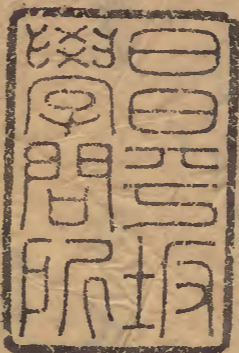
但欽駿欲襲之命左帥何封戊巳校尉郭欽別將師古

別領兵焉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

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為瑱外將軍封剽胡

剽音子何封為集胡男西域自此絕

王莽曰張衡條上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以  
王莽本傳無應載繁事而已生於編年月紀  
宜爲元后本紀厥后沈旣濟以唐武后紀併  
宗莽本於此



文化甲戌

